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蟬史 卷之一 甲子城掘井得奇書

望洋知道岸雲遙，觀海覺文瀾甚闊。蕭閒歲月，非著書何以發微；浩淼煙雲，豈坐井而能語大。在昔吳儂，官於粵嶺，行年大衍有奇。海隅之行，若有所得，輒就見聞傳聞之異辭，匯為一編云。循州之隩，有東南瘴海焉，蛟蜃多於恒河沙盡，居民畏之，乃集村落之英，操氣餒物，為火攻計。自癸及丙，凡四年，蛟室一空，蜃樓竟毀。壯丁沿波討索，緣古堞，蹊徑俱別。陡見白石六十枚，林立沙面，始疑洪荒以來，蝸皇煉餘，不啻開大撓甲子曆元也。有無名上人者，不知所自來，遽名曰「甲子石」而賦之：

昔三神山之山骨，非巧匠之所斲。乾三三而坤六六，益三五而齊其氣朔。甲之用，先三日而辛熔，後三日而丁爆。子則胚胎於混元之初，天開焉而物無覺者矣。是石也，秦皇之鞭焉可施，巨靈之掌勿能捉。庶幾諸葛之圖成，堪遁甲於八門之角。時則神人移山，舍斯響；精衛填海，留斯斑駁。六鼈則分戴十石以為戲，龜六眸者十焉，視石而不一眄。疑天池之物化，卜五紀而數確；豈星宿之小海，山經猶逸於荒邈。幸仙官未之上聞，免六丁足趾之下濯。嗟乎！晨星落落，有道卓卓。如可名言，於石致慤。首甲子曰天行，迄六十知聖學，石紛羅於太空，信造物者為之追琢。我其穿溟滓而布算，如三百六十棋子之在握。並勒於銘，不示以璞。

賦意鑿空，島人無有以蠱測者。中原估客，恐未解好奇而索觀之也。其觀之矣，當不必朗然成誦，而遍傳諸中原之學士大夫。上人擇岩畔之榕樹，削木皮書之，作蝌蚪字。閱數十年，木赤文，字碧色，上人亦不知何所往矣。

先是閩人桑燭生，嘗冶金石篆，工刀法。一日，乘洋舶西南行，風於甲子石之外澳。燭生獨抱敗艙板一片，身如槁木，與水沫低昂，得泊岸不死，喘息榕樹下。仰臥高視，則古篆蝕木焉。起讀其文。瞿然曰：「此真吾三生石也；先卜者筮予命曰：『人非木石，生死甲子，甲子不死，石壽木萎。』予甲子生也，應死於是而復生，有文在木，有數在石，天殆欲我以文刻石，而假木僱代我乎？」

入市，求良鐵為錐鑿。適有以英德文石售者，亟購之，仿閩閣頌碑文，十日而鑄畢。其樹木有字句處遂焦黑，若被火焚。燭生置碑神祠，將卜日磨崖，有所豎立矣。一夕，天大雷電，失碑所在，燭生悲，自沉於海。殆所謂木萎者歟！時捕魚人常大溜、沙小溜，駕網船自東港出，急泅水撈得之。燭生悲且謝。大溜曰：「公閩中音，宜善治舟師者。近日濱海有人傳言，倭寇將以數十艘犯此間州郡，吾儕漁父，猶願投竿持鳥機，伏戰艦擊賊，雖不得功，且無悶於志；不幸死寇，為鬼民之雄焉。公何乃視性命如犬羊，生死不掛人口？無吾兩人救，則魚鯨之肉食耳。丈夫骨安在哉！」燭生曰：「誠然。吾自投，幾不獲於義。但倭寇蹂躪江浙，肆彘突於甌閩，數敗復振。今迤邐來粵，我兵四集，零帆剩槳無返者，可謂知進不知退矣。聖天子養將備，羅列海邦，以節度使驅策，何至彩捕細民，向屠沽村舍，侈談修矛之文，略誦枕戈之概。豈其閩師高臥餘艙，徒驚向若，轉以乘風破浪之能，讓於嗇夫耶？」小溜曰：「為斯言者，直不知務耳。老人常雲，方今天下疆域，不比古時狹小。以天盡頭為界，不以海大處為邊。無邊，故無備久也。且以我所見，為公妄言：昔高曾輩為士人，有日食俸米七升者，三十年不進一階，亦未得罪，罷歸，還為人傭。至祖父輩，見夫荷戈之徒，身易通顯，乃隸軍衛，不二十年，由戍卒累遷偏裨，所得犒賞無算，比於富家。從徵武陵蠻，遇伏死，今紀勳之冊，藏大宗焉。人言文臣不愛錢，始能惜命；武臣不惜命，亦許愛錢。前世其皆驗矣。曩與我高曾仕者，或擢屏藩大郡，以吏民為私囊，取之如寄，惟恐不及期。無何，以賊敗，伏屍都市，妻子行遠方。此愛錢而不能惜命者也。曩與我祖父從軍者，或白頭僅一戍長，遇有徵調，不食求自絕，束臂裹腰脊，為疾痛聲。聞伙伴遠出，始逡巡起，向博場妓舍，覓利市錢，人亦競呵叱之，卒徒手返，此惜命而不許愛錢者也。夫將兵之道，不宜用聚斂小人。彼以為兵無事而多費芻糧，不妨樽節之，無使有餘錢而後已。殊不知將使兵，兵恃食，食僅足，即不足矣。兵不敢怨，即有怨矣。故我輩不肯入伍為兵。與其貧而作亂，明有兵符，暗為盜線，毋寧駕漁艇以食其技能，守民之質，防盜之心。若海島不靖，憂及尊親，願為鄉勇屯練，以報天子，誰曰不然。如公所言，節度威尊而不能養，閩師任重而不能教，海邊之兵，其可用乎？海邊之民，豈無謀乎？」燭生愕然曰：「始吾輕量子矣。子於今時武備，大約能洞悉其原。用子之說，申號令於鵝鵝之軍，涉波濤而鯨鯢為戮，何不陳之開府，宏此遠謀，而徒問諸水濱，忍與終古。不謂游颺鱷之鄉，遇荊高之行，吾誠淺之乎為嗇夫也。正不識師中尚有人否？」大溜曰：「只一甘指揮，渤海豪右。若其先興霸錦帆之遺，今僑居鴨子澳中民家，舟師之良也。聞大府檄令相地築城，求形家事。」燭生曰：「相度之理，吾得西江周浮邱指南，何術自進於甘君耶？」小溜曰：「甘指揮常就市人飲，我兩人恒與共醉，無論不奇，無情不洽，請為酒人行，當可接也！」大溜曰：「善。」三人遂偕去。是時也：

海潮如白馬，島如伏龍，石如蹴起；海色如青銅，帆如吹葦，沙如鏟平。風如帶雨將來，兒童如戲，拾蠔殼以磨飛灰；日如含霞不吐，父老如傷，牽蝦鬚而曳破艇。

遙見白板連溪，青簾漾嶼。二溜謂此鴨子澳中，定針墟也。土著多漁戶，向日有恒產士民，一聞海警，徒陸安縣六十里矣。往來貿易者，爭戊己兩日，今適當其喧，故煙景不至愁絕。燭生曰：「鬱鬱蔥蔥，不久成巨鎮矣，豈特趁墟之小聚落哉。」聯臂入酒家，捧出一小罍傾之，色紫如菟汁，又混混不見碗底。燭生曰：「此豈廣州程村之品耶？」酒保曰：「比程村佳，是山藉所為者。」燭生曰：「休矣！世人未醉，此酒先濁，過濁且不成醉也。奈何？」小溜曰：「吉安之西昌酒，盛行於賈人，可得而丐一乎？」酒保歎息曰：「前者入縣中，曾置五十斤許，今為甘指揮之徒，盡器以沽，留貯石槽旁，以供指揮不時飲興。公等求之，已無及也。請俟他日。」大溜曰：「何傷乎！先索數升飲，倍償債主人。」指揮聞之，亦稱快耳。酒保喜曰：「若嘗與指揮呼酒者，斯無不可矣。」方取酒時，燭生見一人，深目短髭，魚頭猿臂；著落齒之履，披割襟之袍；仰天叱咤，俯首入茅屋中。見二溜在焉，即呼曰：「二子何先至也？」二溜以燭生見。甘云：「先生自八閩來，何所聞見？」燭生云：「聞海國有成城之眾，見戎行無料敵之人！」甘云：「身受五品秩，障此一方民。孰肯以七尺之軀，隨野鷗俱盡；一腔之血，為沙蟲所吞。顧籌餉在屯田，今居澤無田，則難為屯；詰奸在保甲，今破荒無甲，則誰與保？伐木以造舟，今童山安所得木；築垣以列械，今陷地以何為垣。若有無雙士，來即我謀，視彼椎髻跣足之奴，直如跌坐小磯頭，下拾決明子耳。君為伊誰，豈同此浩歎也。」大溜曰：「桑君非無心時世者，盍縱飲以劇談乎？肆吾儕鼃鯨吸之才，伸公等虎臥龍跳之用。」小溜命酒保曰：「傾石槽旁酒，烹土鏗中雞；蒸豬肉以伴豚肩，剝蟹螯而和魚翅。」海客之味兼焉，酒人之歡合矣。燭生曰：「夫然。坐視其所便，甲乙丙丁，四方位而已。」於是大溜得甲位；燭生得乙位；指揮得丙位；小溜得西位。既坐，各盡小磁盞五巡。二溜又出海螺杯，斟八分各勸飲。燭生曰：「命令為軍中第一，觴之政亦如之。今方位二木二火，木火遞生而得土，土旺於四季，惟金水缺如，請各書一字，木火有土者不飲，金水相生者不飲，如無，飲海螺一杯。吾書杜字、灶字、淦字、沐字。」指揮曰：「吾書圭字、炎字、鑫字、淼字。」燭生曰：「兩土無木，多少兩杯；兩火無土，多少兩杯。三金字有金無水，多少三杯；三水字亦是三杯。」指揮連飲十海螺，酒可知矣。小溜曰：「塚字、煙字、吟字、冰字，何如？」燭生曰：「塚字多爪一杯，煙字多西一杯，淦字無水有口兩杯，冰字有水無木，且多兩點，兩杯。」小溜飲海螺六，臥地不能起。大溜曰：「吾如沙氏子飲六杯可乎？」燭生曰：「汝不書字者，須二十杯。」大溜曰：「若然，我書四字，亦未必二十杯之多也！」桂字、炷字、涇字、淋字，與眾議之。燭生曰：「桂多土，炷多一，兩杯；涇無金有岑兩杯；淋多木一杯。」大溜笑曰：「我固知如沙氏子不過六杯也！」取海螺一吸而盡。指揮曰：「僕亦有一令，從之乎？抑違之也？」二溜與燭生曰：「謹聽命！」指揮曰：「各以姓為詼諧語。一人姓甘，愛女不愛男，女子癸水至，成潭。」大溜曰：「一人姓常，怕妻不怕娘，妻子相火旺，燒湯。」指揮曰：「此拾吾牙慧也，一杯。」大溜曰：「能剿說如斯，即場屋中命中文字。我入彀矣，願舉此杯。」燭生曰：「一人姓桑，說陰不說陽，陰地寸金惜，如糖。」指揮曰：「此中安得有糖，詩人口頭習氣，一杯。」燭生大噱而

飲，小溜沉醉在地，作囁語。大溜代云：「一人姓沙，種壺不種瓜，壺子啄木食，成痂。」蓋小溜禿，故云。指揮曰：「一壺千金，君當盡此壺矣。」大溜為牛馬飲，竟無餘酒焉。指揮擊壺而歌：

天一生水兮，萬匯之源；
地二生火兮，一氣之根。
天三生木兮，四時之元；
地四生金兮，五兵之門。
天五生土兮，我生立命；
我勤於水兮，死必以正。
我攻夫火兮，氣惟其盛；
我擇其木兮，太阿自柄。
我揮乎金兮，大賢是聘；
我安吾土兮，得一干淨。

燭生曰：「指揮歌成，可謂五行攢聚矣！吾非能歌者，請賦今日之事：

君不見甲子石，遠知六甲之所宅。造物本吾逆旅，以陰陽為過客。陰陽之數誰能稽，氤氳而入酒人之席。予為桑宏羊，五鼎烹自昔。君為甘羅與甘茂，將相經綸休棄擲。豺鯨二罾，僅比鮑於尺澤。君不見甲乙丙丁才四人，百年性命由歡伯。」

指揮擊節云：「好詩，吾甘為君下也！」大溜曰：「我唱摸魚歌，粵中土音，不識海隅屬而和者幾人矣：

阿娘勿見小娃娃，叫他的爹，快些與我找還家。阿爹說道：『娃娃自去尋荔枝吃，我和你不如弔海唱個《浪淘沙》。』浪淘沙，做話把，阿娘掀開海水多些。阿爹狠力撐篙下，娃娃走到拍手叫阿爹：『阿爹你何苦屈聲好像彎弓樣，弄得阿娘身子好像死蝦蟆。』」

唱畢云：「漁人本調如是，然海口能知其淺深。他日指揮用我，我死不恨矣。豈戀阿娘乎！」小溜驀從地下起曰：「大溜之唱太俚，可知《寄生草》否？」

行人來在五坡下，五坡不見文爺爺。那五坡，愁雲慘霧教人怕。那文爺，祠堂正氣生梧。不崩的五坡，不壞的那文爺。寧可移五坡，不可奪文爺。移了五坡，放去了文爺。阿呀，這其間碧海千年瀉，那其間碧血千年化。」

指揮與燭生，不覺淋淋漓漓，涕泣不已。謂小溜曰：「自為之歎，不聞他人膾炙也。」小溜曰：「我安能為，人自不作，想太空青蒼。吹來天籟，應如是者！」大溜曰：「渠小時聰明，昔棄其累世丹鉛，從我漁隱，公等謂何地無才乎？」是晚，四人樂甚，定墟之民物。燭生問二溜，悉能方之。指揮乃邀至所，僦居土屋，更劇談三更，留燭生宿，二溜返其舟。

其明日，指揮出所構新城圖。示燭生云：「僕先居北海島中，和沙土築堡，列樹木為亭，無慮數百十處。緣其地有寒而無暑，天道毗陰，所置千門萬戶，引領木公生氣，專一隨陽東向而已。茲南服也，廣狹自成之形，正奇相錯之勢，悉在圖中。僕以兩句創成之，第苞桑之固，非青烏家不能為。且似是之學，不如勿講求也；是以需之其人，吾子神明於是者，其鑿定焉。」燭生觀其圖，讀其說汝竟，常大溜至云：「頃之沙氏子為懸貼所勾，其事若曖昧。我訊之，惟搖首云：『大難大難不可說。何為瑟縮之甚也。』桑君盍上諸。」燭生曰：「吾試以禽星演之。」大溜代鬪，小溜得女土蝠，而勾者為井木犴。燭生斷曰：「犴為凶星，能害獸屬，蝠有翼能飛，雖為所擒，暗中必能自脫。且演出虛日鼠，為此君起禍之人。蝠之前身，原是鼠也。其為匪人所種毒乎。又演出心月狐，主得陰人助，蓋狐將媚隕以援蝠也。生剋之用，則犴本剋蝠；而蝠借鼠日之火，以泄其元。又求狐月之水，以養其性。直可使曲，強可使柔，久當解免。今日木氣方盛，故受縛耳。」指揮曰：「以其物穿鑿附會之，犴犴有獄象，沙君之縲紲，所謂宜岸是也。蝠為伏翼，似待夫人之翼而長之矣。」大溜曰：「吾生年在蛇，可應翼火乎？」燭生曰：「變而通之，其機甚捷。然也，速往拯焉而可。」大溜竟慨然去。燭生謂指揮曰：「公為新城圖，亦既殫厥心矣；相其陰陽，似無過此墟之上，有石六十枚處。」指揮曰：「吾亦屬意其間，第未審城形之與地勢，可能相乘而不相戾，試往觀乎？」乃聯步出，躊躇竟日，元覽及數十里，燭生歎曰：「異哉！天造地設，屹此高墉；公所圖城，形如靈螭，本合洛書之數。地則前有九峰可以戴，後有一鹽池可以履。左三里港，右七星塘。二珠瀧四水，峽可為肩；六了頭村八蠻進寶，坡可為足。象數自然，協於疇范矣。請分建四門，則用京房法，以坎、離、震、兌為四監司。就其方位置重關。冬至閉北門，避坎之廣莫風；夏至及兩分，各閉南東西門，以避離之景風；震之明庶風，兌之闔闔風，蓋藏風則聚氣也。公解宜於乾位，兵陽事，當以天臨之。貯武備庫，宜於坤位，守如處子，是為牝馬之貞。若用納甲之法，乾三甲，納三甲，而甲子首元，又可以貫甲寅、甲辰。公廡中有三百精銳，可抵六百人。若簡練揣摩，一以當六。此大易精義，非吾臆說。形家書不及貫患者，垣墉既勤，海上無螺竅聲，將軍自此升矣。」

指揮命從者伐木，以識其四隅。乃延燭生入幕，曰：「今日築城伊始，固藉經營，他時捍患非常，亦資啟沃，辛苦共之可也。」燭生曰：「某方談紙上之兵，君竟脫囊中之穎；知己遭際，誠未可以常格推。然吾出門時，筮《易》得同人之九四；『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』便當與君子通天下之志；乘墉而攻弗克，城堅可知也。困而反則，此其時乎？」自是指揮經始城役。燭生曰：「城小而固，石為其根。西嶺橫怪石五里，據白虎惡氣，於形有吞噬之象。故前年御賊多死亡，請剋之，虎盡而城半矣。」指揮曰：「善。惟磚廠稍遠，勞肩負者胥骨力耳。」燭生曰：「海中有倒流沙一，插入東界，是為乖龍，能令士卒反側。請就其過脈處，合土為陶室之。乖龍氣死，女牆亦成矣。」指揮亦從之。燭生又以沙土蠣殼，和為細泥，染成五色者，掘地三尺埋之，各畫梵字：

正北方白色土；正南方紫色土；
正東方碧色土；正西方赤色土；
西北方白色土；東南方綠色土；
東北方白色土；西南方黑色土；

中央一泉井，相傳下通龍宮，深不可測，四面埋之以黃色土。

城外則引峽為壕，借缸為梁；城內則就高阜設麗譙門。定時令，建水櫃一處，候潮信。豎門幡兩處，以候箕、壁、軫、翼四日風信。蓋地氣必以是日多風也。

旬日內，有番舶來泊者，一黑瘦鬼子，年約十四五矣，叱咤作番語數十字，人皆不達也。燭生常至大西洋諸國，頗解其義，呼使就署詰之。鬼子作笑聲遁去。遂告指揮曰：「頃見西洋小鬼子，殆非常。彼妄出言云：『此城可取而據也。』吾命縛送，即已犴去。後十年有海警，必是奴矣。」指揮命筆記月日，藏魚袋中。凡兩閱月，城役告成，其將弁公廡及甲庫俱完繕。民居新創，得四直街，五小巷，招徠工商，每以日中市，土著之氓，計得四百戶，兵舍則四圍附城牆。其居戰艦者，守左右兩澳口。為犄角勢。兩裨將率之，鉦鼓之聲曉夜互應。城止三里而遙，隱隱如數萬甲兵屯聚矣。

未幾，指揮奉節度使檄，援柘林，海賊偵主兵出城，以其徒突至。燭生與兩裨將計曰：「新城初建，而賊犯之，必饑欲掠糧食。且覬吾城中兵，赴調者多。故乘間竊發也。今澳口戰卒不及百人，聞賊艘十二，殆不止四倍，所恃者城守耳。然炮石不敷四擊，守陴半召村農，非以計邀之，主客之形不敵也。兩君可望賊帆將落，倉皇以舟師迎門，佯敗登岸，便繞城走，見幡竿處入，賊必以為怯也。我既魚貫以進，彼將鴟張而前，兩君仍向幡竿處出，吾集兵伏門側，伺賊至，以兩翼左右截之。村農但登陴呼，炮石隨下，賊失利而退。見我空艦，必爭取之，兩君即以佯敗之師，先設伏於澳口，乘其爭舟未定，從後掩擊，可獲全勝矣。」兩裨將稱善。及期，賊恃其亡命，逐我兵入城，猝斃炮石者二十九人，死陷坎者六人，遁出城，中壕邊鳥機者十一人，走澳口岸墮者八人，水戮者五人，棄我舟，返賊艘而逃。我兵擒賊渠一人，丑帆人，我兵內外未挫一毫。兩裨將以舟師少儲胥，不復出海追襲，買

來之賊，頗喪膽焉。

越三日，常大溜偕沙小溜至城中，謝燭生曰：「微公擒五賊送縣獄，小溜之罪，上通於天，已不得白，亦無能代白者矣。」燭生問故。小溜曰：「始吾舅氏鄔鬱，以販蔗糖出海，為故賊黃金標所俘，逼使奴僕，不得已，任役篷底。閏五月之歲，賊舟破於限門，罪大者水葬。舅氏投水不死，轉得還家，既不敢往訴於官，又為鄉黨所指摘。邑壯丁之目尤大春，抵隙求金於舅氏，吾不直大春，責以利從挾詐，將無別乾萑苻。大春怒，率其侶蹙吾於市，吾力拒之，竟無能逞。今年構亂東南島者，為黃金標壞舟中漏網之高弟。吾方謀之舅氏，詣軍門陳彼中形勢，出奇兵擒斬之。及定墟賭酒之日，舅氏方臥，忽為無名賊劫去。大春以舅氏向為賊中諜，此行必賣甲子城。其甥沙某，亦素通賊，聞於縣尹。捕甥索舅，吾被係獄中。屢自申辯，官則唯唯，吏則呵呵。蓋為大春所惑，將治吾如治賊矣。又吾所棄禪愛育兒，為大春購去，每乘間為故主人排難。大春雖嫉吾，因愛育兒，故緩其陳告，免我於械五指，關三木也。昨者縣尹訊五賊，內有掠舅氏之人，雲將挾之為嚮導，由烏口港，劫東海口也。方知與吾無牽掛，尹遂釋吾。」燭生笑曰：「方子被繫時，僕演禽星，知有井木犴之凶，其大春乎？虛日鼠之累，其鄔君乎？心月狐之庇，其愛育兒乎？」大溜曰：「吾不往縣中，小溜幾無食矣；時數如斯，何可不信？」燭生因勸二溜曰：「二君昔有救溺之恩，僕敢不敦薦賢之誼。指揮將有事於海，荷戈受者，往往不足以推赤心。固將招募鄉勇，且耕且漁，或餌賊以財，或授賊以刃，或誘之聚而受殲，或乘其亂而盡斬，皆非其人莫與屬也。二君即不圖富貴，寧長沒姓名乎？」小溜忻然曰：「亦誠有志，豈味愚忠？實恐為大僚節制，進退不得自由耳。」大溜曰：「有事則以頭顱寄長官，無事則乞骸骨還鄉里。進退綽然，庶無顧慮。」燭生曰：「真英傑語！僕當力白於指揮，如約可乎？」

於後指揮自柘林歸，勞燭生曰：「以擁腫數舟之卒徒，彈丸一城之老弱，擊走數百賊，先生可謂能兵者矣。吾在柘林，發矢穿三賊胸，奪刀滅一賊首，眾卒踴躍大呼，爭欲賈勇，豈能鬥智者哉！」燭生曰：「來窺新城者，傳為海南人，係黃金標之徒黑魚頭，一名老魯。先以鹽艫舵師犯法，當斃木下。渡海時，以計投水遁逃。導東倭，通交址，前傳倭寇數十艘，非真倭也，即其虛張之名號耳。縣尹執訊之渠，即黑魚頭前部耳賴兒，雖有酷法炙之，然彼中虛實，寧受烹而不言也。吾將因小溜之舅鄔鬱往還賊中，探取事機，使大溜偽為閩賈，載海物如被劫，已失其六七者，前行遇賊，掠其餘，即呈身乞與為用。又使小溜偽掠廣州蛋人女，及潮州契童，雲將獻交帥者，賊喜必競取之，而啖小溜以為盜，則從之。潛令男女行反間，致淫者自相賊。得此三伏，公以千人，配飛艦二十，出五百里外備之。內外相薄，此賊不盡殺不止也。」指揮撫掌曰：「先生計誠奧妙，但二溜既入我籠中，可得其死力，鄔鬱為人劫去，何自驅策之？」燭生曰：「鄔誠賊中出入者也，故前累小溜，托為人劫去，不欲自奔耳。獨小溜能招之使來，但授計於甥，以達其舅，成功而返，初不必執戟帳前。」指揮從其策。上書節度使云：

甲子左衛指揮使甘鼎，為密陳剿賊方略事。前者築城事葺，所有協濟屯糧，分添守具，及招呼士兵，借用民艇，一切趨辦章程，已稟請飭行，均奉批報可。職等誓竭股肱之力，圖收鱗爪之才，禮聘幕士桑瑾。八閩之英，一覺為俊。專精於天官儀象，研練則海藏圖形。兵法能化腐為奇；軍行善以少擊眾。金湯設險，伏五花八門之機；水陸揚威，成一月三捷之績。請授以從事勳銜，俾參幄務，新募鄉勇，常越沙明。都鄙之民，魚蝦為侶，無人知則輟耕太息；為國用而入水不濡。咸礪齒於同仇，即喪元無異志。請署為隊長，俾作游兵，遙設伏以誘蛟涎，若詐降而探虎穴。又有賊中之佼鄔鬱者，有其罪，而使歸命投誠，伺賊情，不妨非時來告。職自以千人巡洋，無庸各路舉燧，功以界之群力，罰先施乎一身。謹受責成，頗無疑慮。年月日。職謹狀如律令。

書上，節度使遍示群僚云：「海上有此君，省中無其匹矣。」手批數十行，額慶無雙士，虛懷起敬，拭目觀成。指揮告燭生及二溜云：「我雖運用如是，未識賊中何以應之。苟其移步換形，未可膠柱調瑟。」燭生歎息曰：「古時輪攻墨守，如弈棋高手，適得對壘，彼此俱在算中，局無一定，變有萬端。公深明變通之義，方不是趙奢之子，空展遺書；亦非如諸葛參軍，故違節制。談兵真不易易！」二溜曰：「吾徒只知奉令而已，請分途而出，各秘錦囊，慮變自在中權，不須側耳。願馳羽檄，從海燕銜來，欲報蠟書。以鈞筒浮至，何如？」指揮許之，遂依計去。

越數日，忽汲水卒告急曰：「城西北有兩泉，供一城爨。今早泉之色臭俱惡，有言盜置毒物者。居民洶洶，議徙遠村落，若何而可？」燭生曰：「誰為置毒物之說，可亟捕得，杖於市而逐之。示居民無往汲毒泉，城中自覓汲處。惟視吾指點，掘四井，今日必及泉。」指揮曰：「何以知其速也？」燭生曰：「鑿井宜用參日，以猿為水母也，今日是矣。」一卒曰：「中央龍井，不可以汲乎？」燭生曰：「甘泉變為毒泉，豈龍意不知天意？往汲焉必不得水。」指揮亦未之信，請試之。未幾，來報云：「汲水之桶，入井則底脫矣，三易皆然。」指揮大駭。燭生偕卒數人，攜錘視城內，果得四處。鳩工掘之，凡三時，而東一井先得泉，城中夕炊無患矣。以次皆穿透。惟北一井視他處掘深兩倍，而泉不上湧；又土脈轉柔膩，掘者無艱苦態。指揮請易地，燭生曰：「捨此更無井，此井無泉，不解何異，吾將自窺之。」倏爾，井中人出告云：「井旁有一穴，四圍皆石砌，請燭之。」燭生忻然，命攜炬自縋而下。良久，捧一篋出，又下，凡三得篋。命掘者就石圍東北隅鑿之，必得泉水。既而泉果大至，較三井更甘美。以篋呈指揮，似泥而堅，似木而潤，擬以骨角玉石之物，又渾淪無痕跡之可尋也。塊然其質，寶莫能名。指揮乃與燭生焚香而祝之曰：

混元始開，神物胚胎。神井既鑿，幽光噴薄。何方地，掩是瑰奇。我告真宰，發之無罪。

祝畢，三篋自裂縫，啟之，惟高麗紙實其中，何止千百片。燭生曰：「是必有異。」復持紙叩首謝。屏人退去，自取西洋顯微鏡，就日中照之。每紙數十行，皆史籀小篆，字不及蠅頭，殆蚊腳耳。非諦視不能見，蓋其先用龜溺書之。其書凡二十卷，每行得數百字，題曰：「徹土作稼之文，歸墟野冕氏畫」。又一篋為「天人圖」，題曰「眼藏須彌僧道作」。又一篋為方書，題曰「六子攜持極老人口授」。燭生謂指揮曰：「此書明授我主賓矣，何言之，徹土桑也，作稼甘也！」再叩首謝。細視其篋，即高麗紙以漆塗之，既已開視，則篋皆輕如無物，真仙制也。指揮謀於燭生，營龕於秘室置之。行則藏枕中，有所求發明，則拜而同啟視。兩人大悅，聞庭中鼓聲，指揮出公坐，一浴汗卒跪陳云。賊攻神泉。副指揮出走東南諸港，此時又警至矣。」

發書陳篋自當年，秘笈誰翻甲子前。

為有神靈開絕學，於無字句得真詮。

一生病酒吾衰也，五夜談兵士粲然。

劍指火星休落地，光垂薄海淨戈鋌。

爰父先生註曰：「甲子城，在今惠州府陸豐縣，屬之東南隅，實則作者自言性道也。」

甲子，天行也。城則人之受範圍於帝王，以仰承天寵者。蓋台垣垂象於天，下土因之造城郭，以人合天，是甲子為天之生我，而甲子城為天之成我。夫豈不根，而能解事。

天開地辟而人以生，其間動靜云為不過六十年、六十月、六十日、六十時耳。一時之內，而欲明陰洞陽，以迄乎一日一月一年。由一而推之於十二，由十二而推之於五倍為六十。其理其數，非若列星之東井，下壤之井田，條分而縷析之，則夫四生六道之麗於陰，三綱五常之麗於陽，知之而不能言，言之而不及精詳矣。故井之時義，於甲子城尤宜深切著明者也。

為高為下，必有所因，井則無所因矣。大禹乘四載隨山奠川，智者行無所事，不聞施穿鑿之力於一井。其道橫而致之，豎則非法，掘井之難，人力所通，而厚地不居其功，高天亦不禁其取。掘之用，粗之則鑿死乎混沌，精之則思通夫鬼神。蓋作者深窮奧，為困勉人標一豎而致之之功，謂之掘井。

甲子即書也。無書，則先甲之辛金鑄物，而不如甲木能生；後甲之丁火灼物，而不如甲木能長。自亨利而至於貞下之起元，非甲奚屬？且寅生人而不及闢地，丑闢地而不及開天。由太始而推極之至於無始，非子奚屬，干支之蘊，將何所發明乎！

夫書，妙萬有而為言，括三才而無體。乃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而收納之於甲子城中央之井中，則奇之不欲傳也，於掘井而知之矣。書或浮露，勢必為六丁所迫，霹靂所毀。豈以元嘿至真，淵涵不測者而遭斯厄運，為千古痛心之文哉！

昌黎云：易奇而法，有法為奇之聖，無法為奇之神。《易》所謂法者，以其有象言之；學《易》所謂奇者，以其非有象言之。是書參伍錯綜，奇處正在無法。苟其人非神明於《易》象者，固不欲丐其奇書之目也。

書不奇，不可以言得。得之，則以總部書為三才之表章，以零星書為萬有之消納，以有字書存六合之音容；以無字書還毫芒之權量。奇書既得，天心泰矣，帝道成矣。若曰：「行道而有得於心，德之致也。」